

# 風雨茅廬碑

## 郁達夫在杭州的故居

● 李 遠 榮

### 想要有塊安身之地

郁達夫從上海搬去杭州後，就有了置屋的計劃，他說：「自搬到杭州來住後，於不意之中，承友人之情，居然弄到了一塊地，從此葬的問題總算解決了；但是住呢？佔據的還是別人家的房子。去年春季，寫了一篇短短的應景而不希望有什麼結果的文章，說自己只想有一所小小的住宅；可是發表了不久，就來了一個回響。一位做建築事業的朋友先來說：『你若要造房子，我們可以完全效勞』；一位有一點錢的朋友也說：『若通融得少一點，或者還可以想法』。

四面一湊，於是起造一個風雨茅廬的計劃即便成熟到了百分之八十，不知我者謂我有了錢，深知我者謂我冒了險，但是有錢也吧，冒險也吧，入秋以後，總算把這笑話勉強弄成了事實，在現在的寓所之旁，也竟丁丁篤篤地動了工，造起了房子。」

郁達夫的想法，也是他夫人王映霞女士的希望。

事情也湊巧，在郁達夫住房的貼鄰，有一塊

菜園，菜園中間有一座五木落地的涼亭，以及一間破舊不堪的房屋，平時只有一位老人看着。

這塊菜園地共一畝一分四厘，地的主人是一位姓沈的先生。說來也巧，在七八年前，王映霞尚未嫁郁達夫時，這位沈先生仰慕王映霞的絕代風情，曾向王的祖父提過親，並被回絕。

後來王映霞了解到沈先生想以這塊地和人家換山地，於是王映霞以一千七百元買了玉皇山背後三十畝山地和沈先生交換這塊大學路場官弄六十三號的菜園地，不到三個月，這塊『風雨茅廬』的地基奠定。

### 女弟子支援建築費

郁達夫在一九三五年六月二十九日的日記裏寫道：

「午後，鄰地之屋戶出屋，將門鎖上，從今後又多了一累。總算有一塊地了。」

地買後，要建房子，郁達夫這樣寫道：

「本來是空手做的大事，希望當然不能過高；起初我只打算以茅草來代瓦，以塗泥來作壁，起宅五間不大不小的平房，聊以過過自己有一所

住宅的癮的；但偶爾在親戚家一談，却談出來了事情。……經這位親戚的一介紹，經我的一相信，當初的計劃，就變了卦；茅廬變作了瓦屋，五開間的一排營房似的平房，拆作了三開間兩開間的兩座小蝸廬。中間又起了一座牆，牆上更挖了一個洞；住屋的兩房，也添了許多間的無名的小房間。

這麼的一來，房屋原多了不少，可同時債臺也已經築得比我的風火圍牆還高了幾尺。」

這座房子的設計師是郭相經先生，於一九三五年年底動工，一九三六年春季完工。共花款一萬六千元。

郁達夫用他幾年來積聚下來的一些稿費，加上從安慶安徽大學裏收回來的半年工資，付過了大部份的建築費。不夠之數是富陽一位丁姓富商的女兒代付，這位丁小姐年齡卅歲，是位離婚婦人，因慕郁達夫之名，而拜郁達夫為師，所以老師有困難，她鼎力支持。

### 夢境成真沿稱茅廬

郁達夫說：「……有點兒覺得麻煩的，却是

預先想好的那個風雨茅廬的風雅名字與實際的不符。皺眉想了幾天，又覺得中國的山人並不入山，兒子的小犬也不是狗的玩意兒，原早已有人在乎了，我這樣小小的再說一個並不害人的謊，總也不至於有死罪。況且西湖上的那間巍巍乎有點像先施、永安的堆棧似的高大洋樓之以××草舍作名稱，也不會聽說有人去干涉過。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九九歸原，還是照最初的样子，把我的這間貧民住宅，仍然叫作了避風雨的茅廬。橫額一塊，却是因馬君武這次來杭之便，硬要他伸了瘋癩的右手，替我寫上的。」

郁達夫在「冬餘日記」開頭（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九日）記着：「場官弄，大約要變我的永住之地了，因為一所避風雨的茅廬，剛在蓋屋棟；不出兩月，油漆乾後，是要搬進去定住的。」

可見「風雨茅廬」其意思是「避風雨的茅廬」就這麼簡單，社會上一些研究郁達夫論著的學者作了不少考證，弄得玄乎其玄，實在大可不必。

一九三六年五月初，「風雨茅廬」新宅落成，廣宴賓客。因郁達夫在杭州結識了不少官場人物和社會名流，所以他們也趕來賀郁達夫的喬遷之喜。

首先來的是孫百剛和新婚的妻子紀端，孫百剛是郁達夫和王映霞結婚的介紹人，而紀端和王映霞又是杭州橫河橋女師的先後同學，所以非常熟絡。

杭州市長周象賢，字企虞，送來兩扇大鐵門，十分有氣派。

魯迅寫的那首七律「阻郁達夫移家杭州」，寫在四張虎皮箋上，配上四個烏木鏡框，掛在客廳一邊的壁上。魯迅的詩是這樣寫的：

錢王登遐仍如在，伍相隨波不可尋。  
平楚日和增健翮，小山香滿蔽高嶺。  
墳壇冷落將軍岳，梅鶴淒涼處士林。  
何似學家游曠遠，風波浩蕩足行吟。

隨後，浙江省教育廳長許紹楙也坐小汽車來祝賀。並送來了名貴花木數盆，太湖石一尊。

諸貴賓朝東沿鋪道向前走，經過一重矮牆上開着的月洞門，又出現了一個小院子，裏面錯落有致地點綴着一些假山石，擺着幾盆養有金魚的荷花缸。臨牆草地上還種植着玉蘭和薔薇等花木。時值春末夏初，那些花朵兒正開得繁茂，而且香氣襲人。

在四面牆腳的角上，向裏安放了一塊界石，這塊界石上是寫着「王旭界」三個字，是郁達夫的親筆。王旭者就是王映霞。

### 新居度過四十年生日

郁達夫在風雨茅廬度過他的四十年生日。在生日前幾天做了兩首七絕，他認為正好做為四十年志詩，從詩中不難看出他那時的心境：

卜筮東門事偶然，種瓜栽咏應龍篇？  
但求飽飯牛衣暖，苟活人間再十年。

昨日東周今日秦，池魚那復辨庚辛？  
門前幾點冬青樹，便算桃源萬里春。

### 日軍侵杭用作馬廐

日軍侵華時，這房子淪為馬廐。一九四五年抗戰結束後（同年九月，郁達夫被日本憲兵殺害於印尼的蘇門答臘），此房出售。買主是一名國民黨少將，他名叫吳春榮，一九四九年他去了臺灣，後又遷居美國，現已病逝。

該房於一九五二年經杭州市人民法院判決，以反革命敵偽財產，予以代管，代管前一直由吳春榮的岳母居住。當時她自己住裏面一幢，外面一幢租給另外八戶人家。杭州市下城區橫河民警派出所是一九五五年搬進該房做辦公室的。

事隔三十多年後，杭州市中級人民法院於一九八五年重新作出「撤銷代管，房產歸還原房主，由房管部門照私房政策規定處理」的判決。吳家岳母一方委託其連襟與橫河派出所商量歸還事宜，派出所一方因搬遷困難，願為原房主另外找一套三室一廳單元住房，並以互不收房錢作為交換條件，但對方不同意，此事就因此擱置起來。

### 蕩然不復當年風貌

現在這座位於杭州大學路場官弄六十三號的「風雨茅廬」經過歷史風雨的洗滌、侵蝕，已不復當年風貌了。

只見茅廬的大門朝西，門頭左側掛着橫河派出所的牌子；右側倚牆立着一塊新式石碑，上面刻着：郁達夫故居，杭州市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立碑日期是一九八五年五月。

故居的兩幢建築都保存尚好。門窗看去雖舊

了些，但並無缺損。迴廊的木柱，方型，都是洋松木，直挺挺的，尤其是砌磚，質地堅硬，略帶靛藍光澤，上面燒製着製磚人的姓名。院內書房一側，有小井一口，上壓一塊大石頭，已多年不啓用。井內有水，清可鑑人。

兩幢故居內都不算乾淨，是一般辦公室的擺設，外面一幢正廳兩側，分成四個居室，是當年的臥室。派出所所長的辦公室設在裏面一幢，也就是當年郁達夫的大小書房及客房，房內除幾張辦公桌外，還看到一個舊時的長案，上有雕紋，

### 光立個碑不祥之兆

不知算不算當年的「遺物」。屋內粉刷是一般民宅的定式，淺綠色的塗料刷與上窗框齊。由於年久不整治，牆面灰暗，給人一種「蕩然」的感受。

除了六十三號外，在這周圍遷居住着二十五戶尚未搬遷的人家。一位住戶說：「正是因為有了這個郁達夫故居，才使得我們這裏無法拆遷，住不進洋樓。」還有一位鄰居說：「光在那兒立

個碑幹啥，文管會文管會不管，市政府市政府也不管，說是沒鈔票，多少年就這副樣子，光立個碑做啥！」

室名「茅廬」又名「風雨」，實為不祥之兆。房主人郁達夫和王映霞也已勞燕分飛，兒女分散；後來郁達夫離家南行，遠適異國，但鄉思縈懷。他詩作中有「故國歸去已無家」之嘆，又有「滿地月明思故國，窮途裘敝感黃金」之感，而最後遭日軍殺害，永遠安息在遙遠的異域荒郊了。

# 聖文 民國 人物 新傳

費雲文 著  
定價新臺幣叁佰元

本書係費雲文先生繼戴笠新傳之後又一精心傑作，要目有：吳佩孚新傳、陳獨秀新傳、汪精衛的悲劇、革命奇人張靜江、爾麟徵的傳奇、國士典刑陳布雷、陳大慶明達謙謹、當代名將邱清泉、模範軍人胡宗南、湯恩伯的一生、細說張國燾等篇，內容精彩，篇篇可讀。二十五開本，老五宋字，全書共伍百餘頁，定價新臺幣叁佰元，中外雜誌訂戶八折優待，祇收二百四十元。請將書款交郵政劃撥〇七三九三三三三——二號聖文書局帳戶，立即寄書。

## 中外文庫 之三十 粵海舊聞錄

祝秀俠教授 著  
全一冊售新台幣一八〇元

本書係史學大師名教授祝秀俠先生繼三國人物新論之後又一名著，評述古今名人孫中山、康有為、梁啓超、蘇東坡、王陽明、李鴻章、梁鼎芬、胡漢民、汪精衛、蘇曼殊、陳璧君、朱家驊、梁寒操、葉公超、章太炎、王寵惠、張作霖、張學良、蔡公時、黃晦聞、湯覺頓、馬超俊、丘逢甲、陳辭修、俞鴻鈞、張蔭麟、陳濟棠、龍濟光、史堅如、孫科、廖仲愷、徐宗漢、傅秉常、張競生、劉思復等與嶺南地方有關之掌故軼事、趣談二百多篇，字字珠璣、篇篇精彩、美不勝收。上下冊售一八〇元郵撥〇七三九三三三三——二號聖文書局帳戶。